



程氏演敏宗露續集卷之三目錄

卷之三

文類

韓文用古法

古文相似

大體

月日十五日

不愆于素

賽越王神文

主在與在

先天

古語相襲

仁者必有勇

碑碣

不遷怒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三目錄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三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文類

韓文用古法

韓愈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語脉本自易出易曰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也項羽傳曰聞大王不聽不義注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也

古文相似

洪範曰于時厥庶民錫汝保極言民以其保極者報荅人主建極之施也洛誥曰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言成王

不能察知人情則是以多事遺我也光武謂劉盆子曰待汝以不死陳後山曰報以求不諉皆一格也

大體

班固曰賈誼通達國體文帝策賢良曰明於國家大體說者不能明言其如何爲體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至於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箱篋而不知大體竊爲陛下惜之夫簿書期會體之小者也移風易俗乃其大者故曰大體也又曰國體者體如人之有體焉四支與身皆體也又作屋作文皆有五指如曰辭尚體要是也

月旦十五日

韓退之弔武侍御文曰月旦十五日出其衣珥拜之夫不言朔望而變言月旦十五日其語脉有自也魏武帝遺令曰美人着銅雀臺上施八尺床總帳朝脯上酒脯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曹公此語卽韓公之所祖也月朝者一月之朝卽朔日也兩都賦正旦爲三朝日之朝月之朝歲之朝也以朔旦爲月朝而於月望則變文爲十五日其語出此乃新奇也南史孝義傳王文殊父沒於魏文殊立小屋月朝十五日未嘗不北望長悲不愆于素

柳子厚梓人傳述其作室之樞曰不愆于素左氏哀元

年楚子圍蔡里而裁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杜注
日本計爲壘九日而成

賽越王神文

李商隱樊南集賽越王神文曰今來古往常教威著越
城萬歲千秋勿使蒐歸真定此卽模韓文羅池碑詞也
其詞曰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歲萬歲兮侯毋我違
王谿生自言其文體之所從來則已曰時人目爲韓文
杜詩也

主在與在

袁盎論社稷臣曰主在與在主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
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如勃

等坐視非劉而王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予以爲
非也與讀如預方主之存也吾固預同其存主如喪亡
吾亦與同其亡終不肯獨存其身也絳侯當劉氏不絕
如帶之時顧惜軀命不能救正是獨存其身而不顧社
稷之危亡故雖幸有功第可名爲功臣而不得名爲社
稷臣也陸贄論救姜公輔也曰位列朝廷任當宰輔主
辱與辱主安與安正是此理也故知如淳之說未通也
唐世諸儒有學有守者吾得二人焉魏徵陸贄是也取
其秦讀之其理悉與經合學能發古吾故敢云爾也

先天

易曰先天而天不違書曰自貽哲命又曰自作元命配

享在下詩曰未言配命自求多福莊子曰神動而天隨皆一理也天下事就有非天理之自然者乎而天安可先也曰惟其處心與天相似故意舉於我事應於彼比次而言之則倡之者人也應之者天也神動而天隨語最要也

古語相襲

宋子京贊尉遲敬德曰紫蔭不從而大功立語甚新矣然葛洪抱朴子已嘗言之曰文王之接呂望桑蔭不移已知其可師矣抱朴子之言近也戰國策馮忌之言曰堯舉舜於草茅之中桑蔭移而受天下則其語有所自來矣項羽王沛公於南鄭沛公怒蕭何諫曰夫能屈於

一人之下而信於千人之上者湯武是也太公六韜嘗曰文王尚疾岐小太公曰屈一人下伸萬人上聖人自行之然則何之語又本太公也程公追恨爵羅及其復用題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說苑已有此語矣禪家嘗譏學道而不知其方者曰長安在西東向笑桓譚新論亦已言之曰里語云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而笑

仁者必有勇

舜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此其賞中有仁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是其罰中有仁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喜中有仁也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怒中有仁

也故仁者之勇藏於無事之日而見乎不可不發之地
仁主慈義主勇慈者所向皆在所愛勇者所向人不可
禦它人非無勇也張也欲焉得剛資本不仁爲欲所蔽
則其剛決不能遂也若夫剛毅木訥本不爲仁其平時
則質木而訥鈍遇事則剛果而猛毅惟其無欲故有不
可牽制之象是爲近仁也近者言其氣象似之也然亦
不可信以爲誠仁故特曰近之而已而又謂勇者不必
有仁也若夫仁以爲己任者則不然矣造次顛沛不肯
與仁相舍則遇事而前必達其欲不可阻挫也如舜之
所好者生也四凶或敗吾生則明以不仁誅之雖禹方
任用不能救鯀也文武之怒未嘗妄興直待天下皆忿

不復可以容忍乃始應之其怒一發必使害仁者去此
其所以一怒而天下遂安不待再舉也

碑碣

後漢傳計方者爲碑圓者爲碣

不遷怒

左氏范武召文子曰燹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易
者實多宣針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三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四目錄

卷之四

詩事

蝶粉蜂黃

取日虞淵

斬無極

吳越分境

蒲萄綠

水落魚龍夜

山空鳥鼠秋

荊州為南京

東坡用杜詩

張籍後不盲

火齊

木難

酒浮蟻

評詩

莫射鴈

春風不度玉門關

會意

天闕象緯逼

唐史記杜甫死誤

劉禹錫蘇子瞻用孔子履事

思古刺今

沙河塘

鳳池鵝

王魚葬地

端午飛白扇

竹批雙耳峻

筍根雉子

乞為奴

有鞭不施安用蒲

早時金盃出人間

半夜鍾

小却置之白玉堂

蹄間三丈

玉衣晨自舉

村

騎白鳳

橫海鱗

冰柱雪車

盧仝茶詩

使君公

帕頭讀道書

三句一韻

噫

續詩事

天子呼來不上船

羅趙

萬壽白雲杯

半段鎗

桃李喻所薦士

壻乘龍

金釵十二行

婁豬艾豨

麻沒橐駝

何遜梅花詩

金斗

萬壽三元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四目錄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四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詩事

蝶粉蜂黃

嘗有問予周美成詞曰蝶粉蜂黃都過了用何事予曰
記得李義山集有之李酬崔八早梅曰何處拂曾資蝶
粉幾時墮額藉蜂黃又贈子直花下曰屏綠蝶留粉窓
油蜂印黃周益用李語也

取日虞淵

呂溫贊狄仁傑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淮南子天文訓

第三日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至於悲谷是爲晡時至於虞淵是謂黃昏温蓋言仁傑復辟如取夜日而復諸晨朝也

斬無極

坡詩曰屬鏤無眼不識人楚國何曾斬無極無極費無極也蓋言諸死伍奢者無極也而屬鏤之劍乃不能以及無極案昭十七年楚令尹子常殺無極則無極終遂不免也

吳越分境

唐僧詩曰到江吳地盡對岸越山多陳後山曰聲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善謔者曰此杭越堠子詩也其謔亦

有理然以後山之博而於杭越二州分境亦隨世傳言之似未諦審也案國語越雖爲吳所侵棲之會稽然其國境北至禦兒禦兒今嘉興縣禦兒鄉亦曰語兒也勾踐伐吳用禦兒人涉江注此江松江也襲吳勝之夫禦兒之人越王得以爲用則禦兒之人素隸越籍審矣則吳境何嘗抵江也耶

蒲萄綠

李白詩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醱醅錢希白南部新書曰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萄種於苑中并得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綠色長安始識其味太白命蒲萄之色以爲綠者本此也蒲萄酒西域古已有之而中國

未見故漢人一斗可博涼州也

水落魚龍夜

水經沂水出小龍山歷澗注以成淵潭漲不測出五色魚俗以為靈莫敢采因謂龍魚水自下亦通名龍魚川

山空鳥鼠秋 杜詩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禹貢謂導渭自鳥鼠同穴者也 水經

荊州為南京

上元元年九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為江陵府二年九月停四宮及江陵南都之號寶應元年復為南都老杜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

東坡用杜詩

東坡謝賜御詩敘陝西戰勝曰已覺談笑無西戎老杜觀安西兵曰對談笑無河北

張籍後不盲

韓愈贈張十八助教云喜君眸子重清徹攜手城南歷舊游則張之目疾後嘗復舊也

火齊

天竺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紗縠之重據此即老杜謂火齊堆金盤誤以火齊為珠也 太平寰宇記

木難

續通志

卷四

三

木難出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曹子建詩曰珊瑚間木難

酒浮蟻

曹子建七啓注曰釋名曰酒有沈齊浮蟻在上泛泛然

評詩

詩思豐狹自其胸中來若思同而句韻殊者皆象其人不可強求也張祜送人游雲南固嘗張大其境矣曰江連萬里海峽入一條天至老杜則曰窗含西嶺千峯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又曰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以較祜語雄偉而又優裕矣

莫射鴈

牧之獵詩曰憑君莫射南來鴈恐有家書寄遠人沈存中用之作拱辰樂府曰彎弓莫射雲中鴈歸鴈而今不寄書

春風不度玉門關

唐王渙之與王昌齡高適飲于旗亭有伶人唱兩詞皆昌齡詞也昌齡夸其同游遂書壁以記曰二絕句矣渙之指雙鬟令唱曰脫是吾詩子等當拜床下鬟唱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辭也渙歛二子東坡詩曰固知無定河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豈采其意耶然點換精巧踰渙之矣

王渙之語出薛用弱集異記在諸家雜說中

會意

陶詩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本只賞菊而山忽在眼故爲可喜也池塘生春草若只就句說句有何佳處惟謝公久病起見新歲發生故可樂耳柳惲補史傳詩曰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蓋亭臯常時遠望木常遮山今秋至木葉皆脫而又有飛雲焉其思致恢遠故可喜也王融少所許可特愛此句因云可以行遠此非爲其語工也意到也

天闕象緯通

杜詩天闕象緯逼王介父曰闕當爲閎非也水經紀穀水曰漢官典職曰偃師去洛西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

上鬱然與天連明其峻極之至也白虎通曰今閭闔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

唐史記杜甫死誤

本傳云杜以永泰二年卒於耒陽詩中乃云大曆二年調玉燭案代宗永泰二年十一月改元大曆以曆求之則永泰二年歲在丙午而大曆二年歲在丁未是子美不卒於永泰二年也蘇子美集耒亦嘗言之

劉禹錫蘇子瞻用孔子履事

東坡跋歐公家書曰仲尼之存人削其迹夢奠之後履藏千載劉禹錫佛衣銘曰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東坡語意或因劉耶然其作問處不如東

坡腴貫也

思古刺今

審戚飯牛歌曰生不逢堯與舜禪則太斥言矣杜牧曰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澹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一麾而出獨望昭陵此意婉矣

沙河塘

潘洞浙江論云胥山西北舊皆鑿石以爲棧道景龍四年沙岸北漲地漸平坦桑麻植焉州司馬李珣始開沙河水上陸成路事見杭州龍興寺圖經胥山者今吳山也吳山有廟相傳其神伍子胥故也又州圖經云塘在縣南五里此時河流去青山未甚遠故李紳詩曰猶瞻伍

相青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也景龍沙漲之後至于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鐵幢今新岸去青山已逾三里皆爲通衢居民甚衆此圖經之言也及今紹興間紅亭沙漲其沙又遠在青山西南矣

鳳池鵝

晏丞相嘗籠生鵝餉梅聖俞聖俞以詩謝之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丞相得詩不悅其後有宣州司理者以鵝餉梅蓋蒸而致之故梅詩曰昔年相國籠之贈今日參軍餉以蒸一咀肥其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興詳其意趣是先一詩去時有摘語以間者故追言興謗也

梅集四十五

王魚葬地

杜詩曰昨日王魚蒙葬地常迷兩京記含元殿成每夜有鬼云我是漢王戊太子葬於此死時天子歛我以王魚一雙改葬果得王魚

端午飛白扇

坡詩曰一扇清風灑面寒應緣飛白在毫端唐會要三十五日正觀十八年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蝶龍等筆勢驚絕謂長孫無忌等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朕今反是賜君白羽扇二枚庶對清風以增美德

竹批雙耳峻

杜甫詩云會要正觀二十一年骨利幹貢良馬太宗名

爲十驥仍敘其奇曰耳根纖銳杉竹難方

筍根雉子

杜詩二十二筍根雉子無人見沙上鳧雛旁母眠雉子雉雛也見者現也言筍根草密雉雛可以藏伏候無人時乃始出現蓋以有人無人爲出沒之候也說者乃以雉爲稚則是以人屬言之而爲稚幼也矣稚兒須人扶將何爲自藏竹根無人乃見也此全無意味也若用下句儷而求之則鳧雛恃母而安睡與雉雛畏人而不輕出其理一也又如杜之別章曰共醉終同卧竹根言傾銀注瓦瓦銀之奢寔固不侔矣然要其極致則飲期於醉耳初飲時用器固有瓦銀之異及其醉也同於並竹

而眠不復知其始時銀瓦之別也或者謂以竹根爲飲
器則上下文皆不貫

乞爲奴

杜詩不敢長語臨交衢但道困苦乞爲奴南史齊武子
真明遣殺之子真走入床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許
有鞭不施安用蒲

崔景真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垂一蒲鞭而未嘗用東
坡送彭州詩曰有鞭不施安用蒲祖思傳

早時金盃出人間

杜詩早時金盃出人間南史沈訶行經漢武通天臺爲
表奏之曰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

半夜鐘

夜半鐘聲到客船或疑半夜非鳴鐘之時非也南史丘
仲孚傳好讀書常以中宵鐘爲限僧語亦云分夜鐘

小却置之白玉堂

後山上蘇公詩曰小却置之白玉堂宋武帝疾戒太子
曰謝晦串欲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志必此人也小却
可以會稽江州處之紉南

蹄間三丈

杜詩曰蹄間三丈是徐行史記陳軫曰秦馬蹄間三尋
玉衣晨自舉

杜詩玉衣晨自舉平帝紀乙未義陵寢神衣柙中丙申

旦衣在外床上寢令以急變聞

村

古無村名今之村卽古之鄙野也凡地在國中邑中則名之爲都都美也言其人物衣製皆雅麗也凡言美者曰都曰子都都人士車騎甚都是也及在郊外則名之爲野爲鄙言其樸拙無文也曰鄙者如列子自謂鄭之鄙人是也故古語謂美好爲都麓陋爲鄙本此爲義也隋世已有村名唐令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則村之爲義著矣故世之鄙陋者人因以村名之東坡詩王定國曰連車載酒來不飲外酒嫌其村

騎白鳳

東坡雪詩鵝毛垂馬駿自怪騎白鳳北夢瑣言五卷曰沈詢侍郎除山北節使誦曹唐游仙詩云不知今夜游何處自怪身騎白鳳凰

橫海鱗

謝世基與謝晦謀叛被收世基爲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東坡送劉貢父詩曰安得北溟池養此橫海鱣

冰柱雪車

劉義聞韓愈接後進步歸之吟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又自有集此二詩正爲集首冰柱者謂雪凍而有冰如柱也其語曰簷間冰柱削出交加終篇之意皆

譏成壞無常也至落句則曰我願天上回造化藏之韞
積翫之生光華雪車詩大意曰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
牛馬盈道載玉屑藏之以御炎酷不知車轍血點點盡
是農夫哭

盧仝茶詩

盧仝謝惠茶詩歷敘一盃至六盃皆有功用蓋淺深不
同耳其誇茶力至曰既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
何處王川子乘此欲歸去案溫庭筠採茶錄天台記丹
斤出大茶服之生羽翼又茶譜記蒙山中頂茶效曰若
獲四兩服其一則祛疾二即無病三即換骨四兩即爲
地仙有僧信其言僅獲一兩服之病差容貌若三十許

人眉髮綠色然則謂茶能輕身可爲飛仙唐世通有其
傳非仝出意自爲怪奇也

使君公

東坡離徐州詩曰父老拜馬前請壽使君公君即公也
語似重出今見白樂天集卷十五送劉江州曰遙見朱輪
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公坡蓋用白語云

帕頭讀道書

張津爲交州刺史好鬼神事嘗著絳帕鼓琴燒香讀道
書故東坡詩曰絳帕蒙頭讀道書

三句一韻

元結浯溪頌每三句一更韻此秦皇會稽頌德之體也

其體少有用者元好古特法之其辭亦瑰傑相稱也

噫

氣逆而噴涕則爲噫詩願言則噫是也

續詩事

天子呼來不上船

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元宗泛白蓮池白不在宴皇歡
既洽召白作序白已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
舟案此卽杜詩謂天子呼來不上船者也或者謂方言
以衣襟爲船誤矣本集

羅趙

三輔決錄趙襲羅暉能草張伯英與襲同郡太僕朱賜

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同上東坡詩羅趙
前頭敢眩書

萬壽白雲杯

李義山集中漢南書事云陛下好生千萬壽玉樓長御
白雲杯

半段鎗

唐傳寸哥舒翰吐蕃犯苦拔海哥舒翰持半段鎗迎擊
所向披靡東坡譏集句曰路旁拾得半段鎗

桃李喻所薦士

趙簡子謂陽虎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
植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植蒺藜者夏不得休息

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得者蒺藜也今世通以所薦士
爲桃李者說皆本此唐人刺裴度詩曰不栽桃李種薔
薇荆棘滿庭君始知用此爲據也

壻乘龍

栢馬兩女嫁李元禮孫雋時人謂栢氏兩女俱乘龍言
得壻如龍也

金釵十二行

梁劉孝綽莫愁詩莫愁十五嫁爲盧家婦盧家蘭室桂
爲梁頭上金釵十二行人生富貴何所望愧不嫁與東
家王詳此金釵十二行乃排插十二釵也唐制命婦以
花樹多少爲高下曰花釵若干也

婁猪艾豨

衛南子召子朝於宋 太子蒯聵過宋野人歌之曰旣
定爾婁猪盍歸吾艾豨注婁猪求子猪也喻南子艾豨
喻宋朝艾老也太子羞之因是欲殺南子不果出奔

麻沒橐駝

種麻以夏至十日前爲上時諺曰夏至後不沒狗或荅
曰但雨多沒橐駝魯直書其學子課帙曰大雨若懸河
禾深沒橐駝用此

何遜梅花詩

初學記梅門載梁何遜早梅詩其警句曰枝橫却月觀
花遶凌風臺

金斗

顧渚茶錄唐張文規為湖守詩寄劉環中秀才云待醉
烏程酒思斟平望羨煙雲金斗暗苔蘚石尊平

萬壽三元

宋沈約上皇太子壽酒奏分雅詩一曲曰百福四象初
萬壽三元始拜獻惟衮職同心協卿士北極永無窮南
山安足擬藝文歌門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四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五目錄

卷之五

談助

漢馬負重

漢奏報疾

貢禹年七十一生子

鼓樓警盜

彭祖無八百歲

夷亭

湖州東門外上塘路

佛師老子

曹丕不爲侯必爲太子

將母同

桑無附枝

泉冽酒香

不颺

陛下

杜君

五嶽真君

武后稅浮屠

史記自抵牾

小小倉

警枕

粉盤

蠟茶

攝官奉使

信

逐鹿

浮橋

大輦

笠澤

內子

桐油

烏白

樵子數珠

複名單書一字

壻之父為姻

彌甥從母

從孫甥

硯

漢酒薄

稅契

騙馬 下官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五目錄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五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談助

漢馬負重

趙充國傳辛武賢欲引萬騎出張掖充國曰一馬自佗
駝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
難以追逐案此而言若使一馬所負衣裝兵器之外別
有米麥一十石四斗馬力已恐難勝雖漢斗差小然不
可更容有人騎之而行也予嘗以此問軍帥帥曰馬皆
牽行至交戰時卸下他負乃始騎以接戰也

漢奏報疾

趙充國在金城奏邊事以六月戊申上七月甲寅得璽書報從所奏案金城距長安一千五百里七日之間一往一返中間又須付朝臣奏擬畧計其奏一日蓋行五百餘里也今赦書雖有日行五百里之文實不及數漢法之於邊事必加重於它事也哉

貢禹年七十一生子

貢禹爲光祿大夫乞骸骨曰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以年計之是年七十有一而生此子也武王之壽九十三歲當成王嗣位時十餘歲是武王八十而生成王也

鼓樓警盜

元魏李崇令鄉保各置鼓及樓每一處有盜雙槌亂擊四面傳聲皆遮路收捕盜發輒得此亦善策然漢時已有其制矣張敞守京兆尹史書其政曰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後又書其去職而盜起則曰敞罷數月京師吏民解枹枹鼓數起然則此時京兆已用擊鼓爲捕逐之節矣至哀帝時鮑宣上書曰今民凡有七亡其六曰部落鼓鳴男女遮避亦其一也師古曰言無枹鼓之聲以爲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然則擊鼓追賊尚矣崇特舉而行之焉耳

彭祖無八百歲

史記楚世家帝譽誅重黎以其弟陸終吳回生六子三
曰彭祖彭氏商之時嘗爲侯伯商之末世滅彭祖氏予
以年數計之若吳回自帝譽時已生彭祖至商末之世
而彭祖猶在則彭祖之壽不啻八百年矣然予詳其文
旣曰彭祖氏則不專指彭祖一身并其子孫皆包舉矣
或其族壽數皆長不止一人也此如誤讀桃源記謂漁
父所見者猶是初來避秦之人也王介父詩曰種桃食
實枝爲薪世上紛紛經幾秦則食實薪桃者避秦之子
孫也

夷亭

平江嘗有讖語曰水到夷亭出狀元傳聞日久莫知所

起而夷亭本是港浦水到之說亦不可曉淳熙庚子浙
西大旱河港皆涸海潮因得專派捷上直過夷亭來年
辛丑黃由果魁多士由平江人也人謂此讖已應矣至
甲午年衛涇荐魁焉人大異之予問夷亭何以名夷雖
其土人不能知也偶閱陸廣微吳地記而得其說蓋吳
闔閭時名之也闔閭嘗思海魚而難於生致迺令人卽
此地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鯊其讀如想又玉
篇說文無鯊字唐韻始收入也鯊卽魚身矣而其腸胃
別名逐夷爲此亭之嘗製此魚也故以夷名之吳地志
仍有注釋云夷卽鯊之逐夷也熙寧四年郊置奏言平
江水利所記崑山支港有夷亭卽其地矣但以亭爲停

當是傳訛耳

湖州東門外上塘路

梅聖俞集九送胡武平解湖州詩曰始時繞郊郭水不通蹄輪公來作新塘直抵吳松垠詳此即今城東堤路武平始築也

佛師老子

通典天竺門云浮圖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昔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為浮圖徒屬諸家紀天竺事多錄僧法明道安之徒傳記疑皆恢詭不經不復纂也

曹丕不為侯必為太子

御覽載魏武令有告子文曰沙等悉為侯子亘本字從木獨不封而為五官中郎將此是太子可知矣案觀志魏文帝丕操之長子字子亘沙恐是也此言兄弟皆侯而子木亘不侯可以知其必為太子也

將母同

王戎問老莊孔子異阮瞻曰將母同不直云同而云將母同者晉人語度自爾也庾亮辟孟嘉為從事亮高選儒官正旦大會褚裒問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裒歷觀指嘉曰將母是乎將母者猶言殆是此人也意以為是而未敢自主也其指孔老為同亦此義也

桑無附枝

蠶月條桑釋者曰斫取其條而擷葉以用也今浙桑則然歲生歲伐率皆稠行低榦無有高及二丈者吾徽之桑則高矣必得梯葉乃可采不剪其條也春每氣應土脉欲動木津未上則相與腰刀相其良監凡柯枝繁密而相翳者倒垂亂行而不上達者或又半枯半萎不善茁葉者率皆刪剝棄之不使分其正力俗語謂之剝桑言能剪惡存好也張堪守漁陽勸民耕種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夫桑枝以無所附著爲貴則是嘗加刪剪而無有交戛相妨者矣古親蠶法有皇后采桑鈎若并條列剝之則何所用鈎也左傳晉重耳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上而重耳不知也列女傳秋胡子見婦

人采桑下車願託陰桑下凡若此者皆是采葉不剝其枝也若并枝剝去則何緣有蔭也故剝桑之來古也

泉冽酒香

歐陽文忠公醉翁亭記曰酒冽而泉香及蘇文忠書其文於石乃曰泉冽而酒香若循泉酒本性求之則歐公本語恐是采用月令以出奇健也况泉清者無穢濁也無穢濁則酒清冽殆別自一理也

不颺

昭二十八年驥蔑惡注貌醜也叔向舉賈大夫射雉以方之而曰今子少不颺子若不言吾幾失子注顏貌不揚顯也漢田蚡傳蚡貌侵侵讀如寢寢卽不颺也後漢

正書貌侵貌寢裴度自贊曰爾材不長爾貌不揚蓋本此

陛下

戰國策秦語曰太子楚曰陛下嘗軻車於趙矣注陛下孝文王也卽此時已有謂人君爲陛下者矣而陛下之稱乃對它人亦可用無嫌也韓退之詩曰曷不薦賢陛下聖亦其比也

杜君

司馬遷父名談故袁盎傳曰同子驂乘同子者趙談也以其名與父同故避談書同也郭林宗本名泰范畢之父名泰故書其名爲郭太孔穎達疏書凡孔安國所注

悉言孔君而杜佑通典杜預事言悉曰杜君

五嶽真君

開元九年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敕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

會要四十六

武后稅浮屠

張廷珪傳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馬坂廷珪諫曰僧尼乞丐自贍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案此雖非鬻度亦計人數數歛矣

史記自抵牾

朱建傳曰平原君建不預黥布謀反得不誅語在黥布

傳中崔駰曰案布傳無此語

小小倉

王莽末鄧曄開武關迎漢莽將九虎中三虎保守京師倉曄攻之未下曄謂京師小小倉尚未下何況長安城

警枕

吳越王錢鏐在軍中夜未嘗寢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則敲而寤名曰警枕

粉盤

錢鏐置粉盤卧内有所記則書于中南祖珽傳以銅筋浸醋中令青有見即睡中書記之

蠟茶

建茶名蠟茶爲其乳泛湯面與鎔蠟相似故名蠟面茶也楊文公談苑曰江左方有蠟面之號是也今人多書蠟爲臘云取先春爲義失其本矣

攝官奉使

本朝遣使而適外國多越班攝官如庶官借從官之類慮其體輕而假借使重也然亦有古文公六年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止之使以疾辭且曰攝卿以徃可也何必子弗聽及晉不納雍先蔑奔秦果如林父之言夫先蔑卿也林父勸其以攝卿代行是此時嘗有位未至卿而攝卿以使者矣

信

晉人書問凡言信至或遣信者皆指信爲使人也今人以信爲書誤矣文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杜預曰執訊問之官爲書與宣子也則訊之與書明爲二事晉人之言有本矣兵交使在其間故詩亦曰執訊獲醜也

逐鹿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以天下喻鹿語雖出於漢世然春秋有其語矣襄四年戎子支駒曰殺之師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人拮之與晉踣之則其語尚矣不獨是也六韜太公謂文王曰取天下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則逐鹿之說久矣不在漢世也

浮橋

橋必有柱浮橋以舟爲柱詩云造舟是也李巡注爾雅云比其舡而度也郭云併舟爲橋六經釋文左昭元年

大葷

湖州人事廣德張王者不食猪肉言張王曾現身爲豬故并剛鬣一牲避之不敢以祭亦不敢食陸德明曰鯀爲黃熊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鯀亦此意也

笠澤

越伐吳軍于江南注吳子禦之笠澤江松江也

內子

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注卿之適妻曰內子

桐油

桐子之可為油者一名荏桐視本草予在浙東漆工稱當用荏油予問荏油何種工不能知取油視之乃桐油也

烏拍

油可作燭者是衍義

榘子數珠

佛家貫患子為數珠俗書患為榘衍義云名無患子則當書為患子

復名單書一字

今人有復名而單書一字者劉韶美名儀鳳守蜀郡嘗有公牘至省部單書一儀字予在禮部見之以語同舍

皆笑之定三年祝鮒舉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玉若曰晉重衛武注重文公也武叔武也則復名而單書其一亦有古也

壻之父為姻

晉荀寅之子娶范吉射之女故左氏定十三年曰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注壻父為姻

彌甥從母

對父之舅氏自稱彌甥彌遠也哀二十三年亦仍昆之義也從母即姨母也言於母為從

從孫甥

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言與孫同也哀二十五年

硯

晉人最重書學然未嘗擇硯故石林曰晉之善書者不自研墨使人研之成漿乃以斗供其說不知何出北齊試士其惡濫者飲墨水一升在試而有墨水可及一升則石林之言信矣故東坡詩曰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用此事也唐以前多用瓦研今天下通用石研而猶槩言研瓦也至李肇國史補曰端溪之紫石硯天下通用則其時已用端石矣歛之龍尾研乃江南李主勣爲唐世未之見也見王中舍研譜

漢酒薄

王莽時酒一釀用鹿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

此酤賣之齊也用此數計之米麴通用三斛取酒三斛不啻也故漢世通米酒計之其米多而酒少者爲上尊也

稅契

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者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名爲散估卽今田宅報券輸錢之數也建炎時每券之直及一千則其稅四十今爲百餘殆十一矣方滋建增也

騙馬

嘗見藥肆鬻脚藥者榜曰騙馬丹歸檢字書其音爲匹轉且曰躍而上馬已又見唐人武懿宗將兵遇敵而

人爲之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堦騙言蜀馬旣已伏
小而又臨堦爲高乃能躍上始悟騙之爲義通典曰成
舉制土木馬於里間間教人習騙

下官

通典封爵門曰凡郡縣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宋孝武
建中始革此制不得稱臣宜云下官而已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五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六目錄

卷之六

談助

殿下

社公

豆粉資

脾析

兵厨

設廳

設厨

生山頭

蕭寺

保長

呂秦

歐陽暉

孫明復

字以表德

竄名

黃匠

惟師曾是百年人

拜

悔

蒸餅

下馬錢

田面避家妓

庶姓作揚州

祕書有競

鈴下威儀

被受

樂天知蘇州又方開宴

李娟

下檐得替例物

躒棄市 弔服

不識草書

唐憲銜使頭使下

水精宮奏天樂

語訛

樂府雜錄

矢貫左右目

外明

鄭玄牛識字

會心處不在遠

正朝酒從小起

單跋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六目錄終

程氏演繁露續集卷之六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談助

殿下

蕭梁之制諸侯王之言曰今境內稱之曰殿下南朝人皆稱其國王為殿下

社公

勾龍周棄為社稷故日食伐鼓於社責上公也今俗猶言社公者上公之義也杜佑駁之云公者尊稱以人尊社故曰社公王肅言社公為上公俗言天公雷公豈上

公乎

豆粉餐

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餐注粉稻米黍米合蒸之為餌粉今米也餅之則為餐音案即今人書為糗恐餌餐粘故粉大豆以傅之糗熬大豆也即今人以豆粉傅餐也

脾析

牛百葉也垌百葉既為牛脾而片片分析故云脾析也

同上醢

兵厨

設廳

設厨

今人謂公庫酒為兵厨酒言公庫之酒因犒軍而醢也太守正廳為設廳公厨為設厨皆以此也漢有步兵校

尉掌上林苑屯兵晉阮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之則亦兵厨之祖也

上山頭

韋述兩京記省郎有不歷負外郎而拜省郎者謂之土山頭果毅果毅兵官也言從兵士便作兵官也唐有不歷負外而徑為省郎者或嘲之曰誰言粉省裏却有土山頭用此謔也其為外郎者酬之曰錦帳隨時設金爐任意熏惟慚負外置不應列星文

蕭寺

國史補曰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帛大書蕭字至今一字猶在李約竭產自江南買之並洛建水亭目曰蕭

齊按此則蕭寺者乃因蕭字而名也劉禹錫集九送如
智法師曰前日過蕭寺看師上法筵則是槩以僧寺爲
蕭寺恐不然也今人亦多誤用

保長

韓延壽守東海置正伍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
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

呂溱

呂溱舉進士爲天下第一涑水記聞云歛人也汪彥章
亦云然歐陽公記溱父士元墓乃曰江陵人

歐陽曄

歐陽曄文忠之叔也乃教文忠讀書者六十一文

孫明復

石介爲弟子孔道輔見孫明復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
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魯人由是始識弟子禮

字以表德

西京雜記四卷曰梁孝王子賈從朝年少竇太后強欲
冠之王謝曰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安可強勉
之哉後漢傳亦以字爲表德

竄名

王莽傳哀章作銅匱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
盛章因自竄姓名九十一人師古曰竄謂厠著也本無
其名而私寘名其中也今人以列名歌詩文記者亦用

竄名字恐不美也韓退之則曰辭列三王之右有榮耀焉

潢匠

秘書省吏有裝潢匠廣韻引釋名云染書也又音潢

惟師曾是百年人

唐天寶間有真上人者至杜牧之時其人年已近百歲故題其寺曰清羸已近百年身古寺風煙又一春寰海自成戎馬地惟師曾是太平人此意最遠不言其道行獨以其年多嘗見天寶時事也元祐間東坡典外制有百歲得官者曰繫此百年之故老曾爲四世之遺民與此意合而皆有意味杜外集

拜

許叔重曰拜首至地也其棠勿剪勿拜三章皆曰勿剪剪者斷也勿拜則不止不剪且不敢屈其枝而垂之敬之至也孟子論天下易事曰爲長者折枝卽肢體之肢與木枝一義則拜者折枝之謂也

悔

東坡奏議十四卷論知定州不得上殿曰自古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語矣

蒸餅

釋名曰餅併也溲麥使合并也蒸餅湯餅之屬隨形而名之束哲餅賦曰起溲牢九何曾蒸餅不拆作十字不喫蕭子顯齊書曰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麵起餅起者入教麵中俗書教令鬆鬆然也本朝讀蒸爲炊以蒸字近仁宗御講故也

下馬錢

令狐楚傳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卻不取案此卽今世郡守下馬錢也

回面避家妓

宋顏師伯豪貴王琨過之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傳授每至今置床上回面避之然後取補史

庶姓作揚州

王景文或領揚州刺史辭明帝曰庶姓作揚州徐干木輩皆處之不辭

秘書有競

王敬洪之子恢之召爲秘書郎敬洪令求爲奉朝請與書曰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許之十四

鈴下威儀

晉書楊方爲郡鈴下威儀諸葛恢待以門人之禮案鈴下威儀殆今典客之吏耶覽四百被受

今人受朝命者或曰備受備言有司登載事目備具而
吾得之也或曰備當為被非備也此說有本南海尉任
囂召趙佗被書行南海尉事杜佑曰被受也通鑑百八

樂天知蘇州又方開宴

白樂天集二十蘇州郡宴呈同僚曰下車已二月開筵
始今晨以樂天風流詩酒而閱兩月方燕飲可謂知本
末也已

李娟

李義山詩曰隨宜教李娟樂天集二霓裳詩曰妍蚩優
劣寧相遠大都只在人擡舉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
隨宜教歌舞注娟態蘇妓也

下檐得替例物

介父送王介知湖州詩曰遙想郡人迎下檐下檐猶古
之下車也會要九曰大中五年奏刺史交割及初到
任下檐得替後資裝天下州郡自有規制自今後應刺
史下檐什物及除替後資送錢物但不率斂官吏不科
配百姓一任各守州郡舊例

磔棄市

漢景帝罷磔曰棄市止令就死於市不磔磔者陳其尸

通典
刑法

弔服

溫公著論士夫弔喪可服公服案孔子謂羔裘元冠不

續漢書卷六
以弔則恐公服之說未穩北魏大和中文明太后崩齊
遣裴昭明往弔欲以朝服行事孝文遣成淹論執昭明
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羔裘玄冠不以弔童
孺共聞昭明說屈乃借衣帽以申國命則夫吉服而弔
似與夫子之說異也

不識草書

唐傳七 十李元道佐王君御詔元道寄書於房元齡君

同詔發其書不識草字疑其謀已遂反元道坐是流筠

州

唐憲銜使頭使下

唐世節度觀察等使辟置官屬許理年轉入臺官至侍

御史止其御史中丞須有軍功乃得轉入已上皆名憲

銜所帶憲銜者得按本道州縣出李夷簡傳故宇文融括

田多假御史以張其威出本其曰假者以正觀元年嘗

有旨見任御史不得奏請任使故假其名以威所部也

唐世既許在外為使者兼帶憲銜故化外諸國世襲爵

封者仍不廢削為其習見不容驟削也是以交趾加恩

至今猶帶御史大夫是其例也又唐制有使下御史謂

仕於使幕之下亦猶帶郎中而為使屬如杜甫在嚴武

幕為參謀而帶檢校工部員外郎是為使下郎官也其

又仕在使幕之下者既名使下故謂之使者名為使頭

也大中五年勅如聞江淮之間多有水陸兩路或使頭

陸路卽隨從舡行或使頭乘舟卽隨從登陸一道牒券
兩處支供用今以後委出使郎官御史覺察唐會要六十一

御史周官也其初但掌天子所御之書故曰御史至

秦漢爲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叔孫通新定禮

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是也通典二惠

帝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又置監御史出同漢官儀曰

侍御史出督州郡盜賊還漕軍糧言督軍糧御史同上

武帝之置侍御繡衣直指者出討姦猾理大獄而不

常置隋煬帝始置監察御史十六員掌出使檢校唐

會要七十正觀元年勅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御史

臺見任郎官御史更不得奏請任使通典七乾元二

年勅令御史大夫充續騎使令御史充判官唐傳二

高元裕傳故事三司監院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

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是後益

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本臺得專督察詔可開成

元年中書門下奏韮大和七年勅諸道節度使下都

押衙都虞候轉押衙兵馬使其序遷止於侍御史其

御史中丞以上官並須因立戰功方得奏請諸道團

練已下萬人已上軍所奏請不得過殿中侍御史未

有戰功者不在奏限旨依開成二年中書門下奏准

正元二年勅諸道節度觀察團練使不得奏請見任

御史

淳熙丁未 高廟上僊有赴總護使司辟命者堂帖稱使下某官一日會沈德遠德遠舉似大笑之爲今世俗之語以僕使爲使下故也予曰此固行帖者欲並古以爲之稱然唐時實有此制通奏檄皆嘗用之非今朔也案唐會要六十一曰大中五年勅如聞江淮之間多有水陸兩路近日乘券牒兩處祇供此則使頭使下之文聚著一處者也若其它言使下者甚多蓋使頭爲使之人也首也使下者爲某使所辟而隸屬其下者也取其事之顯者而言之節度使者今之安撫使也安撫之屬有御史有郎官故朝列文移明日使下御史或曰使下郎官以別於在朝之御史郎官也旣嘗命使屬以爲使下

故後人因緣命使下爲僕從如今人以僕從爲僕射及軍長爲司徒之類

水精宮奏天樂

遂州蕭翰林家乳母初生遭亂父母棄之有飼以松柏露者遂活能飛後因其父母以果粟食之與俱來之兒唱曰水精宮奏天樂可聽否踴欲飛又墮於地群兒曰喫了俗物不能升矣遂爲乳母

張君房逸史

語訛

難容州人去知無良縣容州加南字以其在南也無良縣饒州浮梁縣也難容無良皆不循謹之名也

樂府雜錄

瑟中有賀若乃文宗時賀若夷善琴也

矢貫左右目

王建將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

外甥

母之兄弟爲甥妻之父爲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鄭玄牛識字

白樂天詩鄭牛識字吾常歎注云諺云鄭玄家牛觸墻成八字炷十

會心處不在遠

簡文謂萃林園曰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間想

正朝酒從小起

李膺家錄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繫獄時歲日引杯曰正朝酒從小起膺曰死人所惡子無羞色

跋

先君文簡公嘗著演繁露一書泉南郡博士刊于泮宮歲久字漫覃侍伯仲氏家居遂以所藏繕本刻於家塾先君晚得閑寓里復爲續編近方鋟木覃自惟材謏識陋不能仰紹先世致知格物之學手澤滿前徒泚頽流涕耳覃將指饜師敬携是板留諸京口總所嘉定庚辰十月旣壘男覃敬書

又跋

右演繁露十六卷續集六卷宋族祖文簡公所著公學博洽爲時所宗雖朱子亦加敬重舊本歲久湮沒抄錄又皆訛舛多失公之本旨因校梓以廣其傳庶公格致之精不致淪泯俾後之人有所稽式焉耳若夫著書命名之意已見于公自序矣顧煦何人敢復贅云

嘉靖歲次辛亥夏六月既望族裔孫煦頓首拜書于思泉精舍



秘書省書繁露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劔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鞞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

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崔豹冕旒似繁露者何荅
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然則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
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
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
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
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畧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
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
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
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
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木實於野粟缺於

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
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鷲當鳧祠祀宗廟
仲舒曰鷲非鳧鳧非鷲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
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
後益自信予所正當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
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程氏演繁露跋

跋

閣學尚書程公博極群書古今之事無不稽考其所以辨疑解惑以示後學者無一字無來處應行庚子夏分教溫陵始得其禹貢圖論時獲請益而公方究心郡政不能奉客盡叩間與其倩丁教授叔聞游丁蓋同年進士也最相善公之好學不以寒暑晝夜易其志裁決之餘卽研核古事未嘗去手因力求其所得於公者久之乃出其所錄二書曰攷古編曰演繁露廼密請以歸披讀展玩曠若發蒙始歎曰人之有疑不決者得其書豈不大有開明乎卽亟命繕寫銀木以傳與天下之疑者

爲著龜亦一快也淳熙辛丑季秋朔日迪功郎充泉州
州學教授陳應行謹跋

又跋

右書承命刊布久矣方次纂成倫類其可負先生之托
哉謹用鏤板以廣程氏先生之學使學者由其言而得
其書蓋自陳公廣文之用心茲所以兩全其美也門弟
俞成故識諸卷末



